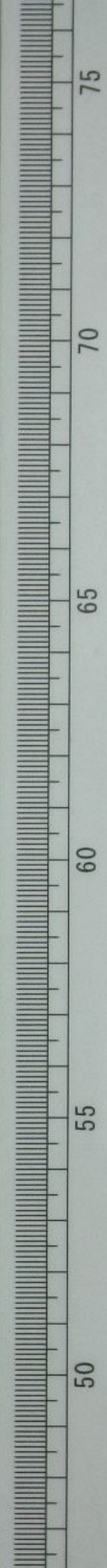


莊子因

三

13
877
3



4 13  
877  
6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氏寄

外篇駢拇第八

也後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史鱗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疲敝

也跬半步而行也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形容其勞之意。天下之至正也。此段言仁義本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此段言道德之正即性命之情性命

澠胡勿  
反也  
號也  
反也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外之作爲所以無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一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性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段言仁義所

以非人情者以其多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音墨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矣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淫僻之行也。未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通篇以道德為正宗。以仁義為駢附。皆本。

五老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墨與曾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過為駢伎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與饕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當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矣。易其性。則殤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會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莫測。

外篇馬蹄第九

陸驥同

別救整  
反。音。確。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維。絡同。連之以羈馬。音的。絡首曰羈。絡足曰馬。編之以阜棧。槽櫪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馬銜曰楸。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

也。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為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足

以為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插陶匠一段，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為文者也。吾意善治

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德

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

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

埴音田

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萬物並。不知其孰為同，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段言至

得其常性，所以為善治也。寫出及至聖人，蹻蹻為仁，蹻

蹻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

矣。蹻蹻蹻蹻字皆從足，蓋蹻蹻不安之意。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闕音同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俑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阨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闡扼驚曼詭衡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睥睨也。闡曲也。驚抵也。

曼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皆馬之知能至。於盜也。言馬而不言。埴木埴木無知而馬有知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縣。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踶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一段流弊出來。見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叠而非復。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

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木。而違埴木之

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

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

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

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

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之。此工



匠殘樸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向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屬鏑。此世俗之所謂知也。如來如。奇峯陡起。若神龍變化無處。

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屬鏑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間間寫過。忽落正意。下文忽入引証文之變化莫測。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齊魯公也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弁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甲成

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騰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証。留下面餘地。層層說去。此文字波瀾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面文法。翻跌有致。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子胥靡。脗。裂也。靡。爛也。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緘。滕扁鏞。可謂固矣。乃不足防盜。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為跖者多。故利害之數常不敵也。 故曰。唇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之法。而痛詆之。凡於

凡幾同

髮指眦裂。裂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一法立。一弊生。申明。田成子一段意。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弁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

擗持赤  
反。我與  
擗同  
殫音丹  
盡也

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人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太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擗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塞聾盜源。當絕聖棄知也。擗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棄之也。塞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太巧若拙。擗。折其指也。多字。便覺文勢不排。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仍是上面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燖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燖火

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天下之法皆用不着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夾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姦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

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鬼鹿者用之置

罟之知多。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罟罟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机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

罟子斜  
反  
罟豈浮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已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悖日月之

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備奭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備奭，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有此理，其效非誣。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倒鎖一句，遙應上面至德之世作法甚奇。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音諄。種種，淳厚也。役

役有為人也。啍啍，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緊。下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

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匱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無以為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巧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曾史楊墨師曠僅朱有獨立之名。

馬。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  
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  
彼何爲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  
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爲僞者。此亂之道也。  
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  
其爲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己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  
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  
啍啍之意。已非恬淡無爲之風。治天下者。其卽所以亂

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  
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竒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  
十一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  
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大怒，而毗於陰。陰陽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人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即自人受之也。毗，助也。創論亦。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會史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群皆非常之行。盜跖會史，俱非天地之和所生也。故舉天下以賞善者，句法雄卓，氣敵萬軍，此鉅鹿楚將也。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會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而且說明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說字，便非可存可亡之意。槓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儉囊而亂。

天下也。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鬱卷不申，舒之狀，倉藪猶捨攘也。兩意雙發，雙敲如手舞。

雙劍，遍體繞匝，異光逆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

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痴，可憐。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得已，是迫而後應意。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

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能貴愛其身者，方不以身殉天下，故天下

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一本身下有於字上同

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圍吾生，吾又何必治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篇首至此，是一篇論斷起伏，咄應無法，不備熟此者。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彫

琢，其熟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儻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

心乎？人心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鎖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鬪如殺，方其

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

剡割，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



其速淵靜縣夫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僨驕不可係  
 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平聲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平聲音異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勝任也句法矯矯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跡上有會史而儒墨畢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撓入心也仁義之端一開  
 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跡上者得行仁行義之

名而為會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依同之  
 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  
 求竭也。起落頓挫音奇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巖  
 之下而千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斲鋸繩墨椎鑿皆刑戮之具仁  
 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  
 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  
 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甚矣吾  
 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凡於大聲高罵矣音曹音芮  
 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音啗。嚙矢，響箭盜賊先聲也。接續木楸，堅木言接續桁楊。

使堅也。枘，木端所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

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羣生。

而汝

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仁義櫻天下之心，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至道。說出一段彫喪之世，景象黯然，字句新奇，萬年不腐。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物之質者。廣成子蹷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依之又依，眾妙之門，是言道之體。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而精不搖，長生之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本於慎女內，精神也。閉女外，關鍵其多知為敗，思慮也。此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自壯矣。此言下手工夫。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二者先

也。和即遊心，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超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淺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句來未有含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稱讀此則諸道書無遺蘊矣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拱立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吁者不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鴻蒙意以雲將多此一同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末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二義也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稱鴻蒙之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庚桑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目間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有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隨予而歸之其於民誠有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不得已。而臨泣天下，下句。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天地萬物之

不得其所，皆治人者擾擾，以致之耳。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

僂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反本之意。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溟溟。言以心養汝，徒衆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然以心養，又不可以心為之也。故墮形體，吐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太解心釋神，莫

同乎溟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

然無魂。解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無魂，言如槁木死灰，全無動念也。此是處無為之

極者。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沌沌，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不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闕？物之自生不可強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為之，根上萬物炊累句來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不能大同輒思以己服人故有異同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饒有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又根上出乎衆為心不能出乎衆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不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舌如轆轤轉折變化莫測其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

己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天

獨有如此。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衆無異也。此所謂合乎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己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爲三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陰陽主宰造化之人。不能故曰天地之友也。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此言

中之有爲也。楊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爲而仍歸於無爲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爲。下二句見不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夫有爲無爲皆道也。不通於道

是不明於有爲無爲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土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

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

從有爲無爲分別。主爲本。臣爲輔。一人一事皆存。不必作君臣看。天下之不洽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爲不能無爲。或使天下之爲樂爲苦皆性命之情所不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撻人心也。夫天下之爲苦爲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淫其性以遷其德。始有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會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且

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撻者也。試徵之古帝王乎。古帝王之撻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處和。其所謂不族而雨。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佐天弗成。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不以撓夫人之心。是萬物炊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辨。惟求有以勝乎物。究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

也。亦卒歸於觀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究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王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礙。與一味幻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

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民。猶天地之主萬物也。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者亦不過自然而已。依字根天字來。惟法天。故曰。依無爲。則合乎自然。所以爲天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無兩層。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卽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

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皆從道之自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流出非添設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之爲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爲精爲粗之別矣。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原無上下精粗也。技爲事之所必資。事爲

義之所必行。義爲德之所必施。德爲道之所必具。道爲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故曰。古之畜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結上無爲法大之意。一者道而已矣。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剗。心。焉。剗。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闢。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

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

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明。此。十。德。天。下。無。遺。理。故。藏。乎。心。者。大。而。

不。窮。為。萬。物。所。歸。往。也。在。內。在。外。無。不。宜。矣。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

時。則。知。萬。物。一。麻。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一。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

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應。感。無。方。也。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為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有存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

所不宜也。精鑿之語不可多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心喻所以失其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性靈也。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思惟也。離朱見也。喫詬言也。

三者皆是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位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象罔不言索。以其無待於索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子也。吾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坳，劣同。言為天下危也。齧缺

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頻允敏捷也。其性過

人承上二句而言也。而又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復其初也。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

之配天乎。頓句擲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民使人失其自然之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逆也。方

且為緒使。役於事也。方且為物絃。礙於物也。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

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則逐物也。

反綬爭

率色類反

而遷未始有恒，則失其本然之我也。疊句參差歷亂，如疾風捲籬，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相。段同。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

不足，以治天下也。段中轉換不窮，抑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女音汝

反穀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鷇卸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病或解水火風三災，恐未必然。身常無殃，俱用叶韻，語韻絕。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無着落，其詞頗近時趨疑，非莊叟真筆也。

同園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疇佗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以為莊乎噫好，千古常新，愈熟愈妙也。如此淺率，直遂其何事者為之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一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

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

一之所起，無中生有也。

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物之於無也。

得以生謂之德。

此箇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爲生德之爲言得也。故曰德。

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

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同此。

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

也。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止，如動植胎卵巨細之不同，要皆一

成而不

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有形矣，必有形形者，以主之，則神也。形體

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謂之性。以主之，則神也。形體

性脩反德。

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無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修性而同於初

其至德

如鳥之合喙，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然有心於同，終非無無之德，必付之自然。

知所以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

其與天地合者，緝緝然若愚若昏，如此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上言入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相放，效法成規也。不可，不可四句，作一氣讀。言於治道之中，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辨別明白，即如今日辨者之言，有地云：離堅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字寓

明之至也。此當時辨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縣音玄，寓音章。

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丘予告  
 林也。喻勞心怵形，不能自適其適之意。餘見內篇。丘予告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衆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  
 無，無一見也。此言踐形者之難也。練句新異，驚人。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  
 入於天，從出之天，則忘之至矣。此所謂忘己也。入于天者，  
 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爲一也。

將闔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卽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陳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局局，笑不出聲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  
 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以若所爲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聞菟以民歸，乃治之善者。

反爲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知巧之害心者。獨志，



見獨之若順也若性之自為也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惛然之意兄弟二字奇創

至此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於德而心安之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咲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

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夸誕貌蓋壓也獨弦哀

歌言倡而無和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是欲其泯機心而不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乏廢也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何所不為乎豈夫子而為此言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之說胡為乎來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去其機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此為後人竄入無疑也惟善讀莊文者知之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於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紆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後至也此

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行無慮。動靜無心也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音超悟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上神者神土升而日月之光反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有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

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混其迹物復其情，混冥昏昏，冥冥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

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三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下問便已道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治病也不

必深音剝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解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聖人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無治也

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據拾荒唐之說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

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眾人

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為

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為勝乎

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

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眾而不知其理之終始

本末有不相安也以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

揚一作  
泥干反

以媚中一世乃不自以為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知其愚  
衆以為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  
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然而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  
言之惑者多則勞而不至今欲以一人之蓋以其惑之者衆也以行路  
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向也大聲不入於里  
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折揚皇琴里巷之俗音也○三  
拊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段可賤可羞惡狀是  
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何此輩之多也  
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

惑而所適不得矣

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音也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

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

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知之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夫有為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

心使性飛揚。滑汨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

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

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鴉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

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皮弁鷩冠

反鷩必

經言墨

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支塞盈外重纏繳。眈

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眈眈目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

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更雜著但細玩垂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

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

之於道則又逆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治。古之人有行之

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

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勃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爲內。爲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爲得之。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爲處之。故難。華。封人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爲而仍歸於無爲。故壽富男無妨。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爲而漸及於有爲。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爲者。天而有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入也。

此必然之勢也。有爲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季徹曰。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

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為至德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為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為者哉。篇中重發無為之旨。以天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曰與天地為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為者天。人能合天。則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為一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為好事者竄入。然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有所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溟之義。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與內篇滿志。善刀。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而動也。饒。撓。同。連。疊。數。靜。字。取。致。絕。佳。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生慧。言靜所以為明之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之時原本未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免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能動。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應之時。言之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而皆得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以應人。則與人為徒。和則不相戾。而樂自生矣。人樂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証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樂者即能

合乎天之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言

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出音遂與宗殊

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其鬼不祟承無鬼責其神不疲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收

句結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三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句若有分別便生障礙矣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王。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獻當作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為臣則為臣亦當無為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主臣四字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亦何嘗自為乎是遞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宓子賤任人巫馬期任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办優劣見矣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字是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為者主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謂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之序皆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官守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

任次之

因材任使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

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之無爲之意此歷言有爲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

之意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此言大道有原驟及於未

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

擾擾乎。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

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經也。中其說曰大謾。謾汗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無

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私。二語精刻不磨。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獨居謂反

積子賜  
反

刺音賜  
作刺非

音齒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重趼，足有厚皮，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妥，大約以食有餘而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乃積歛而不知止，是均可譏也。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卻，猶退聽也。何故，仍問昔者之所問也。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應上非聖人，愈脫焉，猶脫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此段言

而汝同  
頽音  
關火斬  
反

入道之人，是非因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

履行遂進。踵步，入不以己與之也。

而前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焉。崖，崖也。而目衝焉，突視也。

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所謂心猿意馬者。

動而持，發也。機如機括，期於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伺察而詳，審之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也。

凡以為不信，邊竟有入焉，其名為竊。不信矣，不信猶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肖，罵得狠，奇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莊子因卷之三 天道

四十五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小大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存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言。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偕字。遷字來外天地遺萬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揀音柄

反 勁 勝 角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書中求之。皆以爲於其末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讀書之人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筭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

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可傳處 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此數字虧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 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何物。可深長思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說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求道當

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

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

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

即凡為君為臣。處上處下。退居撫世。無不以此而得其

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

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

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

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必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入。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穀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為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為，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深辯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主張綱維隆施，嗑吸猶屬有事，居無事則

反。織。吉。威。

漠然而無所為矣。然非居無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緘言如有以係屬之也。

者為雲乎？雲釀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不知其誰為之者。孰隆施是

隆之隆，孰居無事，滯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所成故曰滯樂。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土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下。南言土，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孰

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難言。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祝其名也。忽生出一人，答應奇甚，幻甚。天有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妥。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為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

女音汝

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洽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語頭慣，有一段絕不逆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忘孝之喻。畢竟楚人好說楚語。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從孝上說到從仁上說到正見其相去之遠。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乎？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鉢故曰：至貴國爵弁焉，至富國財弁

焉。至願名譽弁焉。是以道不渝。弁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息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然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微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

正之則不亂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玉則清濁高下由是而以節焉。此四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

女音汝

樂本旨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此言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至樂之作必先如是乃言其理也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太和言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理森然會合藹然也根上迭起循

來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方振之時尚未蠕動忽驚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

驚字伏下懼字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債起輾轉

待女故懼也。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

所以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女音汝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入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之和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能短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齊一聲之迭

迭易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郤隙同塗塞也。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阮就

地言塗郤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縹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陰陽之和。日月之明來上能用天

此能使天為用也。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有不期然而然者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不能見來。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不能及來。吾既不及已。言汝

我不能及已矣。單頂所欲逐句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之道來委蛇是

儻然自失之時身弛放而不收光景。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天而忘之矣。命天命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

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動於無方。居

於窈冥。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居於窈冥。承上四句來。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

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字生下，惑字。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惑也。無聲無形，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尊

女音汝

也道，混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

而汝同

反慶丸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為芻，盛以篋，行中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將也。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眯，夢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第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傳妙用全在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簡中全在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法不可拘也今取援狙而衣以

而法同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以其情不相宜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笑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笑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惜不知古之善固別有在也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道者而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

也。度數制度名數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陰陽道之所分而非道之本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

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得。答未得道語起下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聞道而不知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

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名。公器也不受之資。則無以藏聖道也。此言學者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己。則忌之者衆。仁義所以為名也。不知仁義。乃先王之傳舍。若久

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此言道之粗迹。答度數陰陽語起下古之至人。假道

於仁。託宿於義。知遺廬之不可久處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添設

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

也。采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雞肋之戀 怨恩  
人人有之。此反言不知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遷  
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  
也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為正者此也  
 天門弗開矣。  
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主於中則天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天門解見雜篇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昔夕通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  
喻語不甚痛切 夫仁義僭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竊西藏書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喻語淺俚 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竊大宗師篇內數語填入

何苦如此。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何說。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

四字

老聃於此乎哉鄙俚至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見間不曰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也真可大發一笑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為偽乎真屬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着二個小子少進句真屬可以無有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

帝一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自相矛盾至此可發一笑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童之時

便知人之姓名為誰言竅鑿之早也則人始有夭矣說至此是作者筆枯思竭之後無可奈何只得以此竄入

耳寬苦之態如見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此段至末皆屬賡筆竄入蓋乘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語下面又有地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風化等說也

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又竊臆篋篇數語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五帝何嘗自以為聖人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旨多背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貶斥試問之三皇以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從來有識者東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奸干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辨析甚細立議爽快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以神相感也

化生子也蟲雄鳴於上風鳴應於下風而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

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

丘得之矣鳥鵲鵠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任其中鳥鵲鵠魚受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祝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毋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

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威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遺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人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

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爲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爲廣手參入。遂使豹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內卷之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14